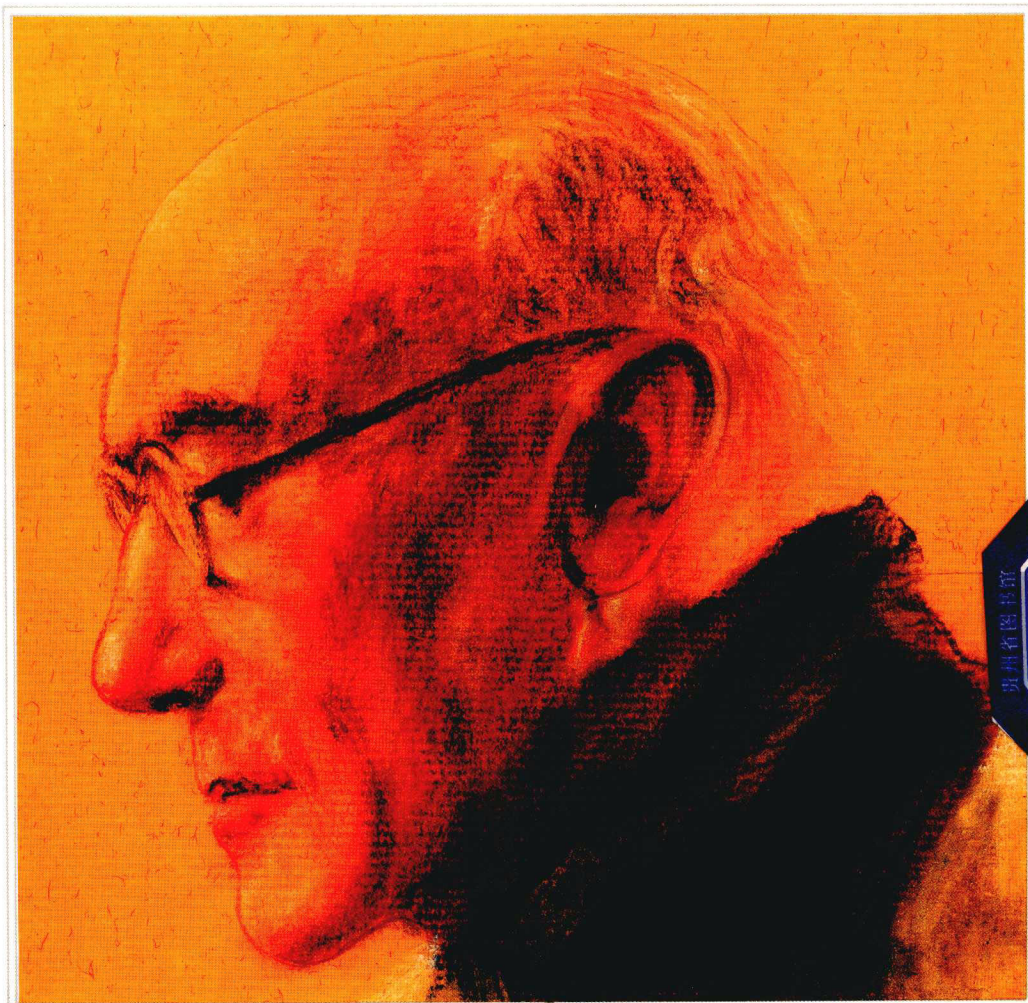


窄門

紀德(Andre Gide 1869~1915)是法國首席告白作家，他堅持自傳性風格，作品無疑是其心中長期抗爭的自剖。紀德原想藉女主角阿麗莎反諷純潔與信仰追求，雖然她在終了充滿了孤獨和絕望，「窄門」仍是二十世紀處理精神生活最成功的小說之一。



致讀者

張坤山

——經營者的話

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。千百年來，文學創作已如天星、已似花海。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，而文學仍始終矍鑠如昔，甚至因時光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，歷練得更晶瑩。

我從事印刷的工作，已有三十餘年。在這三十餘年中，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。但是，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，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，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。作爲一個印刷人，忝爲文化界的小小先鋒，把最好的文學作品，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價格，呈獻給讀者，呈獻給社會，作爲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，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。

經過長久的籌備，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，雖然明知前景多艱，但爲了實現這份心願，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，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，爲我們整編並精製封面，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，有計劃、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，期望在我們爲出版史留下腳印的同時，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，一個更爲遼闊的文學視野。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，愛護它。

「本本皆好書，書書皆精華」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，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。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，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和社會，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。

安德烈·紀德的生平與著作

生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法國——巴黎
歿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九日 法國——巴黎

法國小說家、批評家、日記作家、劇作家和旅行家。安德烈·紀德生於巴黎麥迪西路的一間公寓，面對着盧森堡花園。父親是巴黎大學的法學教授，優雅溫和，屬於法國南方的朗格多克人；母親冷峻嚴格，屬於北方的諾曼地省份。由於父親早逝，紀德早年的教育完全由母親、姑母和英籍家庭教師三位女性負起。

一八九一年起，紀德開始出入馬拉美有名的火曜會，早期與象徵派的血緣可由他的作品如「凡爾德手記」、「納西色斯解說」、「凡爾德詩抄」、「幻航」中看出。一八九三年與一八九六年兩次北非旅行回來後，紀德試圖把自己從嚴峻的新教和清教教養中解放出來，衝破他的背景所

加予他的種種社會、道德、性愛上的禁忌。他的提倡異教價值，宣稱寫作在使讀者感到「不安」即淵源於此。一八九六年紀德出版「沼澤」一書，對象徵主義和文學上的傳統主義有所諷刺，但他第一本提倡道德反叛且真正重要的著作却是「地糧」（一八九七年）。書中的奈帶奈靄是想像中的年輕讀者與主角，「地糧」主要即是一系列寫給他的抒情忠告——勸導他把自己從基督教的罪惡觀念中解放出來，在真誠與獨立中培養感官的生活。紀德後來在「新糧」（一九三五年）中曾再度回到同樣的主題與文體。

一八九五年，紀德與他的表姊瑪德蓮·弘鐸結婚；在後者所信仰的嚴峻的基督教價值與紀德自己求解放的慾望間（包括他的強烈同性戀性向），一場尖銳的衝突於焉開始。「遣悲懷」（一九五一年）即是瑪德蓮逝世後，縷述此一衝突的一篇感人的作品。紀德的作品得力於他心中長期的自我抗爭；在清教與異教之間，在聖經與尼采之間，他的許多著作分別代表了他內心生活的某一極端。三幕劇「剛陀王」（一九〇一年）正好是「地糧」的另一極端；「背德者」（一九〇二年）則又回到「地糧」這一邊。在一九〇九年出版的「窄門」中，他再度回到克制與自我否定的主題上去。

紀德曾把自己的小說分為三類。諷刺與半鬧劇性的故事，他稱為 *satire*（諷刺故事），例如「沼澤」、「脫鍊的普羅米修斯」（一八九九年）和「梵蒂岡地窖」（一九一四年）。在「梵蒂岡地窖」裏，主角拉夫加迪奧依照紀德的公式過着一種「生存於險境」（to live dangerously）

的生活，並且按照紀德對解放性的「無因行動」(acte gratuit)的詮釋，犯下了一件顯然沒有動機的謀殺。紀德另把採取單一人物觀點，結構富於反諷的短篇小說稱為 *récit* (故事)，例如「背德者」、「窄門」、「依莎培爾」(一九一一年)，「田園交響樂」(一九一九年)，「婦女學校」(一九二九)，「羅培爾」(一九三〇年)，「日尼薇」(一九三七年)和「德賽」(一九四六年)。他保留 *roman* (小說)一詞給他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「偽幣製造者」(一九二六年)：第三人稱的敘述觀點，結構鬆懈但又極端複雜——模仿紀德所謂經驗的混亂本質。小說內衆多人物中的一夥即是書名所指的偽幣製造者：一羣企圖流通偽幣的學生。主要人物之一是一個小說家，愛德華，他正在寫一本叫做「偽幣製造者」的小說，他的文學日記正好是紀德後來出版的「偽幣製造者日記」(一九二六年)的另一半。事實上，「偽幣製造者」的結構可類比於一系列層層結合的中國套盒 (Chinese boxes)。雖然紀德試圖為「人生的混亂」發言，他對各種小說技巧的執着整個說來却給人一種過份雕琢的印象。

一九〇八年紀德參與創辦了有名的「新法蘭西評論」(*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*，簡稱 *N. R. F.*)。六年後，他發表第一部尖銳的社會評論「特種刑庭回憶錄」(一九一四年)，是他充當陪審的記錄。「立杜羅事件」(一九三〇年)和「博亞磯的女囚」(一九三〇年)則是其後帶着同樣精神的兩部作品，後來收入 *N. R. F.* 題名「*Ne jugez pas*」(勿審判他人，典出聖經)的選集裏。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，紀德遍遊各地，逐漸把筆鋒轉向當時的殖民地主義

和共產主義。在「剛果旅行」（一九二八年）和「查德湖歸來」（一九二八年）中他對前者有斷然的批評。相對的，他對共產主義的態度則比較錯綜而有所保留，具見於一九三六年的「蘇聯歸來」和次年的「蘇聯歸來補」。

紀德在他寫作生涯的初期就已開始創作嚴肅而富激發性的文學評論，例如「假托集」（一九〇三年）和「新假托集」（一九一一年）。其後的評論著作包括「杜斯妥也夫斯基」（一九二三年）、「偶觸集」（一九二四年）和「試論蒙田」（一九三九年）。但在他的一生中，最有延續性的創作主題或許是自傳性——自我探尋——的作品。在「哥麗童」（一九一一年）中，他坦白的討論了同性戀的問題，雖然形式上採取的是蘇格拉底式的對話。此外，甚至更切身更直接的是他的自傳「假如一粒麥子不死」（一九二六年）和他相當傑出的「日記：一八八九—一九四九」（一九五〇年）。這些前後分成數次出版的日記藏有紀德對人生、對他的文學生涯最豐富的思索。紀德同時留下巨量的書信集，與他通信的作家包括賈姆（Francis Jammes）、梵樂希、里爾克等。他在一九四七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，一九四九年得歌德紀念獎。

當紀德在一九〇九年十月十五日完成了「窄門」，他已是一個接近四十歲的人。隔幾天，他在日記裏寫道（一九〇九年十月十八日的日記），他刮掉了所有的鬍子，彷彿解除了所有責任的重量，渴望過一種新的生活。這本書的寫作對他來說等於心靈上一場痛苦而要求嚴苛的排演，排演他曾經受制於宗教狂熱的一部分青年時代。完成「窄門」的同時，紀德自己曾談到它，希望人

們祇從美學的觀點去評斷他的書。一本書的藝術上的勝利，實在是面對種種道德矛盾唯一可能的解決。雖然紀德宣稱他已將他最好的一部分放到書裏，他仍然廣泛的注意到作品上的某些不完美。對話的場面，阿麗莎的書信和日記是他覺得比其他部分成功的地方，其他部分一般說來則屬比較過渡性的段落，他覺得它們的文體有過份雕琢的痕迹。對作品極端自我苛求，紀德認為「窄門」的寫作缺乏自制。「窄門」的某些方面太接近他本身的生活，他原先打算對阿麗莎的自我犧牲有所諷刺，後來不了了之，他自己幾乎也沒察覺。整部書有它自己的純粹；當芥龍的自我抹煞越來越明顯，阿麗莎的悲劇也越來越強烈。

「窄門」裏的所有自傳性材料都曾經過紀德本人的充分討論，他在自傳「假如一粒麥子不死」，在書信、日記以及「遣悲懷」裏詳細的討論了它們。他所作的每一引證都顯示這些材料祇是小說或故事的起始；這故事在他心中醞釀許多年，而寫作過程也佔去很長的一段時間。書名「窄門」取自路加福音：「你們應努力進窄門」，象徵一種嚴苛自苦，堅守貧乏的生活。芥龍——兩個主角中比較脆弱與不獨立的一個——被阿麗莎驅使到這條路上，同時又被說服這也是他的路。孩提時，阿麗莎看見她的母親在另一個男人的懷中，這無意撞見的景象，向她說明了世界的醜陋和愛的淪落。當愛在阿麗莎和芥龍中間生長，恐懼也在他們心中生長：害怕任何肉體上的情愛會帶來幻滅。

阿麗莎的早年經驗，她因為母親淪落所受的苦，以及她嚴格的宗教訓練，使她避開我們通常

所謂的現實，依據自己對純潔的觀念（她的觀念不但與現實對立，甚至使周遭的現實力量都歸於無效）重新塑造她的生命。阿麗莎對純潔和信仰的追求正是「窄門」的主題。雖然理論上而言，紀德反對阿麗莎這種看來很徒然而沒有因由的生活方式，並且計劃加強隱藏在她的追求裏的悲劇反諷，整個題材的處理却脫離了作者的控制且壓倒了作者。阿麗莎的理想主義最後壓倒了紀德的反諷意圖。而雖然阿麗莎在終了時充滿了孤獨與絕望，「窄門」仍然是二十世紀處理精神生活最成功的小說之一。阿麗莎已連續被兩三代的讀者所接受，在大家的眼中她並不是一個心志錯亂、受折磨的精神病個案，而是一個勇敢的女主角，爲了愛人願意犧牲那份愛情。作爲一個作家，紀德的勝利在此顯得很清楚，我們看見，那些極可能責備阿麗莎的犧牲爲無用的讀者，也都受了她的人格力量和她爲自己選擇的孤獨所感動。

芥龍和阿麗莎所經驗到的那種幸福，事實上是他們無力達到的任何一種人類幸福。他們的愛，或者說，他們的宗教情操是這樣的特異，以致於在一起時，他們充滿了不安和罪惡感，甚至他們自己也無法解釋他們的罪。當阿麗莎說他們不是爲幸福而生（*Nous ne sommes pas nés pour le bonheur*），她是爲喪失自我的狂喜所攫。在整部小說裏，她所經歷的正是一種逐步放棄所有愛的迹象，所有心靈、精神、肉體的耽溺的過程。她因爲斷絕本身的喜悅而斷食，正如同「背德者」裏的米修在沙漠裏爲了磨利他的慾望而斷食。紀德在「地糧」裏歌謳的「等待」主題（*Je te parlerai des attentes*，讓我來跟你談等待）是一種爲了豐富感性所作的練習，重現在「窄

門」裏的則是一種爲了追求精神上的進步和完美的練習。

但阿麗莎的經驗，甚至在那些靈性最深廣的時辰（當她的愛達到了某種程度的崇高），也從未缺乏一些屬於肉體的東西。芥龍對她的吸引力是精神的，也是感官的。在好幾個場合裏，她對他挨近身旁的種種強烈反應足以證明這點。「背德者」和「窄門」雖然是兩本完全相反的書，但依據異性相吸的奇怪法則，它們也是同一本書，或者兩本同樣驗證一種幸福的追求的書（一八九四年七月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上，紀德說假如不是知道他有一天會寫「窄門」，他將無法寫出「背德者」.. Je n'aurais pu écrire "L'Immoraliste" si je n'avais su que j'écrirais aussi "La Porte étroite"）。米修所追求的正是地上的未知，秘密的未被發現的感官生活，大地以及肉體本身黑暗而可能帶有魔性的力量。某些時候，當他似乎與種種神秘的肉體力量建立了某種關聯時，他實在像極了「咆哮山莊」裏的希斯克利夫（Heathcliff）。阿麗莎所追求的則是天上的未知，在她之上的一種非人世的遙遠目標。米修渴望知道肉體的秘密與阿麗莎渴望超越肉體，在強烈的程度上，並無二致。而兩個人更分別擁有一個沉默、消極與自我抹煞的伴侶；米修有馬素蓮，阿麗莎有芥龍；後者存在的目的全是爲了使前者從傳統、正常世界的逃亡變得更鮮明醒目。米修和阿麗莎具有同樣大的勇氣，同樣不馴的慾望和同樣過度的社會反叛（social defiance）。魔鬼和天使同樣象徵一種誘惑，誘惑我們遠離人類情況，去知道人所不被允許知道的東西。當紀德在「地糧」裏提倡人必要從傳統得到解放和自我處置，他開始在「背德者」和「窄門」裏說明這

種自由的危險後果。一種純粹的感官生活和一種純粹的精神生活，註定都要遭到挫折和失敗。米修的反叛勇氣和阿麗莎的神秘狂喜，事實上是一樣的東西；他們都因追求本身的錯誤而遭到失敗。米修並沒有得到自我完成的滿足和平靜，阿麗莎也沒有經驗到犧牲的報酬和它的喜悅。但兩個人都是自由的，他們選擇了自由之路。

• 門 窄 •

你們要努力進窄門。

•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四節

• 1 •

I

別人也許能寫出一本書來；可是我這裏要說的故事，我已經全力生活過，而且在上面用盡了我所有的德行。因此我想簡簡單單的寫我的回憶，如果有支離破碎的地方，也不願編造事實加以補綴或連接。任何潤飾的努力反而會阻礙我希望在講它們時，可以得到的最後的快樂。

我還不滿十二歲時，就失去了我的父親。我的父親原在哈浮當醫生，我的母親因為再沒有留在那裏的必要了，乃決定來巴黎住，料想我在這裏可以更順利的完成我的學業。她在盧森堡公園附近租了一間小公寓，阿緒拜爾敦小姐和我們住在一起。弗羅拉·阿緒拜爾敦小姐已經沒有了親人，起初她是我母親的家庭教師，然後變成她的同伴，不久便成了她的朋友。我當時就生活在這兩位婦人的身傍，她們的神色總是同樣的溫和與悲哀，現在我只能想見她們服喪的樣子。有一天，我想是在父親死了許久以後，母親把草帽上的黑帶子換成了絳色帶子：

「啊，媽——」我叫了起來：「這顏色多麼不適合你！」

第二天她又換回了黑帶子。

我的身體很弱。我的母親和阿緒拜爾敦小姐總念念不忘地擔心我會疲倦，如果她們的關懷沒有使我變成一個懶人，想必是多虧我天性真的愛好工作。天氣一好起來時，她們兩個就認定我應該離開城市，以為我久呆在城裏，臉色已變得蒼白。等到六月中旬，我們就上哈浮附近的奉格司麥去，我的舅父比柯倫每年夏天在那裏接待我們。

比柯倫家座落在一所花園裏，花園並不大也不特別漂亮，與一般諾曼地的花園並無兩樣。白色的二層樓房，很像前兩世紀的許多別墅，面對着花園的前方，向東開了一二十個大窗子，面對花園後邊的也同樣有許多窗子，兩旁却沒有。窗上都嵌了小塊的玻璃，有些新換的在舊的中間顯得太亮；在旁邊的那些舊的就顯得又綠又黯。有的帶一些瑕疵，我們的大人叫它「水泡」，從裏面看出去，樹變得扭曲，郵差在前面經過，突然長了一個瘤。

花園是長方形，四周都圍了牆，房子的前面是一塊相當寬大蔭涼的草地，四周繞着一條沙礫的小徑。這一邊的牆低了些，因此可以看見環繞着花園的農場院子。照鄉下的慣例，農場以一條山毛櫸的林蔭路為界。

房子後面，西邊的花園較為開闊些。雜花掩映出一片歡樂的一條小徑，沿着南邊的樹牆伸展，由厚厚的一片葡萄牙桂樹和另外一些樹擋住了海風。另一條小徑沿北邊的牆腳隱入樹叢。我的表姊妹們稱它為「幽徑」，一到黃昏以後，就不敢輕易去那裏冒險。這兩條小徑，直通到下方那承接花園，但要低幾級的菜園。然後，在菜園的盡頭，有一道秘密小門通往牆背後的一叢矮樹林

；山毛櫸的林蔭路，從左從右，就在那裏終止。站在西邊的門階上，可以越過這叢樹林的頂端望見高原，欣賞高原上滿佈的穀物。天際不遠處，是一個小村子的教堂；傍晚空氣澄靜的時候，幾家的炊煙。

每逢晴朗的夏夜，飯後我們就去「低園」。我們走出那秘密的小門，直走到林蔭路上有一張長椅的地方，在那裏可以一覽田野的景色。在靠近一個廢坑的茅蓋處，我們的舅父、母親和阿緒拜爾敦小姐會坐下來；在我們的面前，小谷充滿了霧靄，天色在遠林的梢頭轉成金黃。然後我們繼續在早已昏暗的園子盡頭逗留一會。回來時，我們在客廳重見到我的舅母，她差不多從來不同我們出去……對我們小孩子而言，晚上就這樣結束了；可是往往到了很晚，當我們聽見大人上樓睡覺時，我們還在房間裏看書。

幾乎所有白天的時間，我們若不在花園，就一定在「教室」；教室也就是舅父的書房，那裏擺着我們的書桌。我的表弟羅伯和我並坐在一起，我們的後邊——須麗葉和阿麗莎。阿麗莎比我大兩歲，須麗葉小一歲，羅伯則是我們四人中最小的。

我想在這裏寫的並不是我早年的回憶，而只是與這篇故事有關的一些事情。我的故事實在可以說開始於我父親死的那一年。也許是喪事給我的感受太深——若不是出自我自己的悲傷，至少也是由於目睹母親所承受的哀慟——爲我預備了新的感情，我過份的早熟了。因此那一年，當我們再回到奉格司麥的時候，須麗葉和羅伯相形之下顯得愈加幼小，而一見阿麗莎，我就猛然了解

到我們兩個都已不是小孩了。

不錯，就在我父親逝世的那一年；證實我的記憶沒錯的是我們剛到時，母親和阿緒拜爾敦小姐的談話。我意外的闖進了母親和她朋友談話的房間，她們正在談論我的舅母；母親正氣憤她沒有服喪，或早已除孝（老實說，我無法想像比柯倫舅母穿戴黑色，正如同我想像不出母親穿鮮艷的衣服）。我們到的那一天，就我記憶所及，侶西·比柯倫穿了一件羅紗服。阿緒拜爾敦小姐，照例和和氣氣地，正竭力緩和和我的母親。她怯生生的辯解：

「究竟，白的也算孝。」

「她披在肩上的那條紅披巾，你也叫作「孝」嗎？弗羅拉，你使我噁心！」我的母親直嚷了起來。

我只有在暑假裏才看得見我的舅母，顯然是夏日的炎熱使她穿起了輕飄的、大敞口的胸衣。在我的記憶中，她一直就是這個樣子。但這種露肩的作風比起她肩上披巾的鮮艷顏色，更要叫我的母親看不過去。

侶西·比柯倫長得非常美，我還保存了她的一張小像片，可以看出她當時的樣子；那樣年輕的風韻，直叫人把她看成她女兒們的大姊。她斜坐在那裏，擺出她習慣的姿態，頭依着左手，小指很嬌媚的彎向嘴唇。一頂大網孔的壓髮網挽住了半鬆在頸背上的大堆鬆髮，在胸衣的開領處，一條鬆鬆的黑絲絨頸帶上掛着一個意大利嵌工的小金盒。黑絲絨的腰帶打着輕飄的大結子，闊邊

的軟草帽用帽帶吊在椅子背後，凡此都添增了她稚氣的風采。她的右手垂在一邊，拿着一本闔着的書。

侶西·比柯倫生於美洲殖民地，她從來不知道她的父母是誰，也可能早就失去了他們。我的母親後來告訴我，她本來是服提葉牧師夫婦收養的棄兒或孤兒；他們那時候還沒有子女。不久他們離開了瑪提尼克，帶她到哈浮，比柯倫家就住在那裏。服提葉家和比柯倫家常常來往，我的舅父當時在國外一家銀行裏供職，三年後回到老家時，他才見到小侶西。他愛上了她，並立即向她求婚，使他的父母和我的母親非常不高興。侶西那時才十六歲。這其間服提葉夫人生了兩個孩子，她開始害怕這個抱來的姐姐對於他們會有什麼不良的影響，因為她的性格變得愈來愈古怪，而且他們的家計也不寬裕……。這一切，我的母親無非講來向我解釋，服提葉家何以樂得允許了她弟弟的請求。此外，據我的推測，年輕的侶西也開始叫他們非常為難。我相當熟悉哈浮的社會，很容易想像人們怎樣對付這個如此迷人的女孩子。服提葉牧師——後來我知道他也是那種和善、謹慎而又純樸，遇着困難不會應付，見了罪惡就完全失措的一個大好人——一定沒有了主意。至於服提葉夫人，我不能說什麼；她死於生產第四個孩子，那個孩子差不多與我同年紀，後來成為我的朋友……

侶西·比柯倫不怎麼和我們住在一起。她不到午飯以後不從房裏下來，而一下來就躺在沙發或吊床上，直等到晚上才又懶洋洋的起來。她有時用一方手絹掩在額上，彷彿要揩汗，雖然她的

皮膚平滑而毫無汗漬。那方手絹的精緻及氣味——與其說是花香，毋寧是果香——頗使我驚訝；有時她從腰帶裏取出一個光滑銀蓋的小巧鏡子（那是與其他許多東西一塊兒吊在鍊鏈上的），她會照照自己，用一隻手指碰嘴唇，蘸一點唾液，潤潤眼角。她手上常常拿着一本書，那本書却差不多永遠都是闔着的；一張甲殼書籤老夾在書頁裏。你走近她的時候，她不會從冥想中轉醒來看你。常常，從她不經意或疲倦的手中，從沙發的靠背上或者從裙子的褶縫裏，手絹掉了，或者是書，或者是一朵花，一張書籤。有一天我拾起她的書——這裏我所講的是一個孩子的記憶——看見是一本詩集，我的臉紅了。

晚上吃過了飯，侶西·比柯倫並不到我們家人團聚的桌子這裏來，反而坐在鋼琴邊，悠閒的彈幾支蕭邦的慢調馬祖卡舞曲。有時她會在一個音節當中突然停下來，一動也不動的停頓在一個和弦上。

我在舅母的身邊常感到一種奇異的不舒服，那是一種不安與困擾的感覺，混合了愛慕與恐懼。也許是一種隱秘的本能使我反對她，並且使我覺得：她看不起弗羅拉·阿緒拜爾敦和我的母親。阿緒拜爾敦小姐怕她，我的母親不喜歡她。

侶西·比柯倫，我希望我不再恨你，我希望我能暫忘你所造成的多大傷害；無論如何，我儘可能不帶憤怒來講你。